



【日】宫泽贤治 著
周龙梅 译



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
QUANQIU ERTONG WENXUE DIANCANG SHUXI

水仙月四日

宫泽贤治——日本孤高而浪漫的儿童文学巨匠
读其作品三遍，你才能领悟其中蕴藏的趣味、诗意与哲思

CBS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IAOYU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

水仙月四日

【日】宫泽贤治 / 著
周龙梅 / 译

CMS
CHINA MEDIA SERVICE



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HUNAN JUVENILE & CHILDREN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水仙月四日/ (日) 宫泽贤治著; 周龙梅译. — 长沙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6
(全球儿童文学典藏书系: 升级版. 第二辑)

ISBN 978-7-5562-2340-4

I. ①水… II. ①宫… ②周… III. ①童话-作品集-日本-现代
IV. ①I313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95781 号

SHUIXIAN YUE SI RI

水仙月四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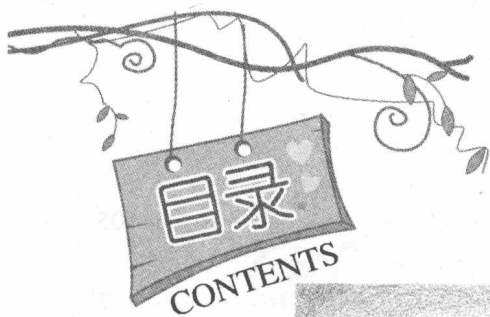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: 吴双英 聂 欣
装帧设计: 缪 惟 桂 人 陈 筠
插图绘制: 俞 理
质量总监: 郑 瑾

出版人: 胡 坚
出版发行: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 89 号 邮 编: 410016
电 话: 0731-82196340 82196334 (销售部)
0731-82196313 (总编室)
传 真: 0731-82199308 (销售部)
0731-82196330 (综合管理部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
印 刷: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印 张: 7.625
版 次: 2016 年 6 月第 3 版 印 次: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质量服务承诺: 若发现缺页、错页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。



❁	第1章	大提琴手戈修	001
❁	第2章	水仙月四日	023
❁	第3章	渡过雪原	036
❁	第4章	鹿舞起源	052
❁	第5章	要求繁多的餐馆	066
❁	第6章	滑床山的熊	079
❁	第7章	狼林、筐箩林与盗林	094

 第8章 奥倍尔与大象	105
 第9章 虔十公园林	117
 第10章 橡子与山猫	127
 第11章 银杏果	140
 第12章 猫儿事务所	145
 第13章 夜鹰之星	157
 第14章 风又三郎	166



大提琴手戈修

.....

戈修是镇上一家无声电影院里的大提琴手，但大家都认为他拉得不怎么样。何止不怎么样，简直就是乐手们中间最差的一个，所以总是挨指挥的批评。

这天下午，大家在后台围成了一个圆圈，为即将到来的小镇音乐会排练《第六交响曲》。

小号高歌。

小提琴在一旁奏出了双声部的旋律。

单簧管嘟嘟地被吹响了。

戈修也紧绷着嘴唇，瞪大双眼盯着乐谱，专心致志地拉着。

突然，指挥啪地拍了一下手。

大家一下子停下了手中的乐器，安静下来。指挥发火了：

“大提琴落后了。咚嗒嗒，咚嗒嗒。从这里开始，再来一次。开始！”

大家从刚才停下的地方的前一小节开始演奏。戈修脸涨得通红，脑门儿上的冷汗都出来了，刚才挨训的地方总算过去了。戈修拉了一会儿，刚想松口气，指挥又拍了拍手说：

“大提琴！这回走音了。真拿你没办法。我可没工夫教你哆来咪。”

大家都替戈修难为情，有的装作看自己的谱子，有的摆弄自己手中的乐器。戈修慌忙调整自己的琴弦。其实，不能只怪戈修，他那把破大提琴也真够呛。

“从前一小节开始。开始！”

大家又重新开始。戈修歪着嘴，全神贯注地拉着。这回向前前进了一大段。戈修想，这回运气不错，不料指挥又做了个威吓的手势，啪地拍了拍手。戈修想，又糟了！谢天谢地，这回是另一个乐手出了错。戈修也像刚才别人在自己拉错时那样，煞有介事地盯紧自己的乐谱，似乎在思考着什么。

“练习下一段吧。开始！”

大家正准备开始演奏，不料指挥又狠狠跺了一下脚，吼叫起来：

“不行！简直不像话。这里是乐曲的核心部分，这么干巴巴的怎么行！诸位，离正式演出只剩下十天了。我们是靠这个吃饭的专业乐团，如果输给那些铁匠铺和糖果店的小伙计们凑成的业余乐队，那咱们的脸还往哪里



搁啊？喂，我说戈修，我怎么说你好呢？没一点儿感情，既没愤怒，也没欢乐，感情根本不出来。另外，也跟不上其他乐器的节奏。你一个人总像没系好鞋带似的，拖大家的后腿。真没办法，你得好好练哪！不然，我们这个声誉卓著的金星乐团可就要让你一个人给败坏了名声，你对得住大家吗？算了，今天就练到这里吧，休息一下，六点钟准时进入乐池。”

大家行过礼后，有的人叼着香烟，点着了火，有的人走了出去。

戈修抱着那把像破木箱一样的大提琴，撇着嘴面壁而泣，哭了一会儿，他又重新振作起来，孤零零一个人拉了一遍刚才的那段曲子。

那天夜里，戈修背着一个黑糊糊的大家伙，回到了自己的家里。说是家，其实不过是镇子河边的一座破旧的水车小屋。戈修一个人住在那里，每天上午，他在小屋旁的小菜田里给番茄剪枝，给甘蓝灭虫，午后再外出。戈修进屋后，先打开了电灯，然后打开那个黑色的大包裹。包裹里当然不是别的东西，就是那把笨重的大提琴。戈修将琴放在地板上，从柜橱上拿出一个杯子，在水桶里舀了一杯水，咕咚咕咚喝了一通。

接着，他甩了一下头，坐到椅子上，就以猛虎下山之势拉起了白天的那首曲子。

他一边拉，一边翻谱子，有时候停下来想一会儿，

接着又拉，拉完了，又从头再来一遍，一遍又一遍，嗡嗡地拉个不停。

这时早已是夜深人静了，戈修拉到后来，也搞不清自己是在拉琴还是在干什么了，只见他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充满了血丝，面目十分难看，好像随时都会栽倒下去似的。

这时，不知是谁咚咚地敲响了身后的门。

“是郝修君吗？”戈修恍惚地问道。没想到推门进来的，却是那只在菜园里见过五六回的大花猫。

它吃力地将一个从戈修田里摘下来的半生不熟的番茄搬到戈修面前，说：

“啊，累死我了。好不容易才搬到这里来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戈修问。

“这是一份礼物。请吃吧！”花猫说。

戈修憋了一天的火气终于爆发了，他吼道：

“谁让你拿番茄来的？你以为我会吃你拿来的东西吗？再说，这番茄是我田里的东西。再说，你摘的还是这些没红透的番茄。这么说，以前啃番茄梗的、踩倒秧子的，也是你这家伙啦！给我滚，你这个混账猫！”

花猫缩起肩膀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，咧开嘴微笑着说：

“先生，别那么怒气冲天嘛，这样会伤着身子的。还





是拉一首舒曼的《梦里曲》^①吧！我当您的听众。”

“你敢说这种话？你不过是一只猫罢了。”

大提琴手被激怒了，他正考虑着怎么收拾这只混账猫。

“不要客气了。请开始吧。我呀，不听先生的音乐是睡不着的。”

“放肆！放肆！放肆！”

戈修气得满脸通红，像白天的指挥那样跺着脚叫了起来。但继而却神情一转，说：“好吧，我拉！”

不知为何，戈修先将门锁上了，又关好窗户，然后拿起大提琴，随手把灯也关掉了。这时，屋外下弦月的月光照亮了大半个屋子。

“拉什么？”

“《梦里曲》，罗曼蒂克的舒曼所作。”花猫抹了抹嘴说。

“好吧，这首曲子可是这样的？”

大提琴手不知为何先把手帕撕开，将自己的耳朵堵得严严实实。然后就以暴风骤雨之势，拉起了《印度猎虎曲》。

一开始，花猫还歪着脑袋津津有味地听了一阵，但突然它眨巴了几下眼睛，嗖地一下扑到了门旁。只见它

^①这里花猫把《梦幻曲》说成了《梦里曲》。

猛地用身体朝门上撞去，可是门紧关着。这时，花猫仿佛是醒悟到自己犯下了生平最大的一个错误似的，惊慌失措了，眼睛和脑门都噼噼啪啪地冒出了火星。接着，胡须和鼻子也开始往外冒火星了。最后，大概是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就又乱窜起来。戈修兴致来了，越发起劲儿地拉了起来。

“先生，够了、够了。请不要再拉啦。我再也不敢指挥您啦。”

“住口！现在正是猎虎的时候。”

花猫痛苦得团团打转，它撞到了墙上，墙上闪出一道道蓝光。最后，花猫像风车似的，围着戈修不停地转圈，搞得戈修也头昏眼花了。

“好了，就饶了你吧。”说完，戈修终于停了下来。

花猫也立刻恢复了原状。

“先生，今晚的演奏不对头呀！”花猫说。

大提琴手这回可动了肝火，不过他仍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，从兜里掏出一支卷烟叼在了嘴上，然后又拿出一根火柴，说：

“怎么样？没吓坏你吧？伸出舌头来给我瞧瞧！”

花猫傻乎乎地伸出了长长的尖舌头。

“哈哈，有点干裂了呀。”大提琴手说着，突然用火柴在猫舌头上嚓地划了一下，然后点燃了自己的香烟。花猫不知是惊是怒，舌头像风车一样转动着，头朝门板





撞去，又摇摇晃晃地退回来，接着，又撞了上去，反反复复好几次，像是在寻找逃脱之路。

戈修幸灾乐祸地看了一阵，才说：

“好了，我放你出去，以后不许再来了。你这只笨猫！”

大提琴手打开门，笑着望着花猫旋风一般地钻进屋后的茅草丛里。他痛快极了，于是酣然睡了一个好觉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戈修又背着黑色的提琴包裹回来了。他咕嘟咕嘟地喝完水，和昨晚一样，又狠命地拉起琴来。十二点很快过去了，一点过去了，两点也过去了，可戈修仍然没有停止练琴。又过了一阵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，他已经全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练琴了，正当他拉得昏头昏脑的时候，忽然听见不知是谁在咚咚地敲打屋顶。

“这猫怎么还没吃够苦头啊？”

随着戈修的叫喊声，从天花板的洞里噗地掉下来一只灰色的小鸟。当它落在地板上以后，戈修才看清原来是一只布谷鸟。

“连鸟也来了！有什么事吗？”戈修问。

“我是来向您请教音乐方面的问题的。”布谷鸟一本正经地答道。

戈修笑了起来：

“请教音乐方面的问题？你的歌声不就是‘布谷、布





谷’地叫吗?”

布谷鸟十分认真地说:

“没错。不过,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”

“有什么难的。你们的歌声吵得让人心烦,哪里谈得上什么唱法?”

“那可不容易呀!比如,你听,这样唱的‘布谷’和这样唱的‘布谷’,就大不一样!”

“我听起来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听不出来罢了。我们叫一万声‘布谷’,就有一万种不同。”

“随你说吧!既然你分得那么清楚,干吗还到我这里来呢?”

“我想学习正确的哆来咪的发音。”

“什么哆来咪不哆来咪的?”

“当然了,去外国之前,我一定要学好。”

“什么外国不外国的?”

“先生,请教我哆来咪吧!我跟着唱就行了。”

“真是讨厌!我只拉三次,完了你就痛痛快快地给我滚。”

戈修拿起大提琴,嗡嗡地对着弦,然后拉了一组哆来咪发唆啦西哆。

布谷鸟连忙啪啪地拍起了翅膀说:

“不对,不对。不是那样。”





“真讨厌！到底要怎么样？你唱给我来听听。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布谷鸟把身子往前一倾，摆出一个姿势，叫了一声，“布谷！”

“什么呀，这就是哆来咪？对你们来说，哆来咪也好，《第六交响曲》也好，都是一回事吧？”

“那可不同。”

“怎么个不同？”

“难就难在要一直不停地唱下去。”

“是这样吧？”大提琴手又拿起了琴，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谷”地连续拉了起来。

布谷鸟高兴了，半道上和着琴声，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、布谷”地叫了起来。布谷鸟使劲儿往前探着身子，没完没了地叫着。

戈修拉得手指都发酸了。

“行了，适可而止吧。”说着，他就停了下来。

可是布谷鸟却遗憾地双眼一扬，又叫了一阵“布谷、布谷、布、布、布”，才停了下来。

戈修气坏了：

“好啦，臭鸟，这下可以了吧？赶快走吧！”

“求求您再来一次，您的琴声听上去不错，可还是有点不对劲儿。”

布谷鸟一次又一次地哈腰央求道。

“那么，这可是最后一次啦。”

说着，戈修拿起琴弓。布谷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“请您尽量拉长点。”布谷鸟说着又哈了一次腰。

“真拿你没办法。”戈修苦笑着拉了起来。布谷鸟又一本正经地倾着身子，“布谷、布谷、布谷”地拼命啼叫。

戈修开始还无心演奏，是在乱拉一气。可拉着拉着，他觉得布谷鸟的叫声似乎完全合上了哆来咪的音节。而且，布谷鸟唱得比自己拉得还要正确。

“这样下去，我不也变成鸟了吗？”戈修一下子停住了。

布谷鸟顿时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，晃了几下，才又像刚才那样“布谷、布谷、布、布、布”地停了下来。它悲愤地瞪着戈修，说：“你为什么要停下？不管我们被认为是多么没骨气的家伙，我们都没有停止过啼叫，直到啼出血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？你当我会一直跟你胡闹下去吗？你赶快给我走吧，天马上就要亮了。”戈修指着窗外。

东方已经泛出了鱼肚白，乌云正在向北面涌去。

“那么在太阳出来之前，请再拉一遍吧！就一遍！”

说着，布谷鸟又鞠了一躬。

“住口！你真是得寸进尺。你这只笨鸟！你再也不走，我就要把你当早餐吃了。”戈修狠狠地跺了一下脚。

布谷鸟这下可受惊了，想冲出窗口飞走，不料脑袋却猛地撞在了玻璃窗上面，吧嗒一声掉了下来。

